



北妹

Girl of north
盛可以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Girl of north
北妹

盛可以 著
北妹

北妹

盛可以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妹/盛可以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3

ISBN 7-5354-2751-0

I.北…

II.盛…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760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天一工作室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印刷:首壹印刷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版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30000 册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仅因为每一个生命存在的缘故，生活本身，胜于艺术。任何一个平凡人一生中的幸福、痛苦、喜乐、哀愁，都可以构成一部宏大而感人的艺术作品，虽然调性不同，质地不同，但是他们都是自然和社会共谋所产生的作品，生命因为灵魂的存在而成为奇迹，而更有尊严。

也许，“北妹”们的生活，远比小说深刻。

——作者创作手记

阅 读 者 言

盛可以的小说有一种粗暴的力量。她几乎是凶猛地扑向事物的本质，在这个动作中，她省略了一切华丽的细致的表现性的因素，省略了一切使事物变得柔软的因素，她由此与同时代的写作划清了界限，但她也在界限之外获得了新的力量，那就是，她更直接地、不抱任何幻想地呈现了我们混乱的经验和黑暗的灵魂。

——李敬泽

在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盛可以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关注的领域一直是中国最普遍的底层生活，是普通人在艰辛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坚忍、挣扎、绝望和生的勇气。她属于中国最年轻的创作群体，但她的创作却没有沾染浅薄的时间和中产阶级的炫耀。她对普通人，特别是对底层青年心灵苦难的关注，使她一方面联系着过去的文学传统，一方面也表达了她对当下生活和文学的独特理解。

——孟繁华

那么，我到底为什么喜欢盛可以的小说呢？首先我想我喜欢的是她冷酷而凌厉的底层气息，这种底层气息在盛可以的个人气质和经历的基础上得以建立。

——李修文

可以的写作在同代人当中少有的理性见长，属于那种爆发力和持久力均衡的作家。她小说的格局不拘谨，对女性生活的把握微妙而有分寸，在你忽略的地方，她注注才华横溢。

——王干

如今，新作家确立个性注注是在历尽写作沧桑之后，但是，盛可以似乎并没有走过东一头西一头的弯路，她把天赋的以及经年积累的人文素养活化并探照进“时代/人性”被压抑和遮蔽的广阔天地，一旦对准某个暗角，便将锋芒打磨得锃亮甚至寒光闪闪，从《谁侵占了我》到《水乳》、《火宅》，再到今天的这个坚执而陡峭的《北妹》，利器发出淬火后的钢蓝，她以丰富而利落的语感，让我们听到的是那种叫做“脱颖而出”的脆响。

——施战军

她身上不同凡响的潜质，使她刚出道便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存在。

她的语言尖锐而富于个性，她抵达女性生活深层景观的方式直接而有力，加上她在叙事上的训练有素，使她获得了一个良好的起点，并酝酿着一切可能的艺术突破。现在，除了她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她向新的文学高度进发。

——2002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最具潜力新人奖”颁奖词

身体批判的时代

马 策

在中国女性写作实践中，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爱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的概念可谓深入人心。她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强调，“妇女必须写妇女”，只有“身体写作”才是“富于女性特征的文本”，“写吧！写作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你的，你的身体是属于你的，接受它吧。”作为坚持女性想象自由和某种商业策略的运用，“身体写作”在中国语境中最少涉及到两种相互纠结的情形：其一是反抗男权中心话语霸权对女性意识的遮蔽，从而还原女性自我，介入历史建构；其二是欲望化快乐叙事对消费时代观看的迎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文本的实绩充分表明了这一路写作的胜利。但我谈论盛可以的长篇小说《北妹》，却不仅是为这个实绩寻找一个最新的佐证。《北妹》事涉身体的自由秩序，但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出身体自由的危机。透过盛可以穿透女性身体、穿透人性的笔力，中国女性写作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质变——到此为止，所谓个人化私小说、半自传身体爆料和放荡恣肆的“美女作家”时代全面结束了。不妨粗略地梳理一下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尤其与身体关涉的）写作史：

1.20世纪80年代继承“五四”个性解放时期。鲁迅所谓“娜

拉出走后怎样”的发问，已日渐不成其问题。伴随着全民思想解放运动，女性意识开始复苏，翟永明等的诗歌作品已经勾勒出女性“黑夜意识”的边界。但小说作品还局限于人（而非女人）的解放，实绩性女性写作基本告之阙如。

2.20世纪90年代多元化文化语境中的女性自我发现时期。所谓个人化和小说兴起，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等。作品突出女性潜意识、梦幻和隐私，是为真正关注身体的开始。

3.世纪之交的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时期。作品趋向欲望消费和身体自由，为都市时尚人类价值观代言，不及其余。

私小说和“美女作家”时期，其共同点指向自叙传、自恋（到自虐）情结、小资色彩和独白效果等狭隘的个人身体趣味，视野极为逼仄。《北妹》的出现，标志着女性写作终于有能力超越一己的自我宣泄和身体想象。盛可以把目光投向了下层女性的苦难人生。广东以北的打工妹、漂泊女，她们是一类人，处于物质和文化的双重弱势地位，她们的身体经验，构成了女性写作场景中的异邦，仿佛是我们时代失踪的生活。对失踪生活的审视，使女性写作探索到有可能对某一阶层、群体命名的路径，从而重返被时代风尚渐渐抛弃的“宏大叙事”。《北妹》所隐含的作家的批判立场，明晰可辨。

4.到现在为止，以盛可以《北妹》的出场为标志，中国女性写作身体批判的时代来临了。

在表达身体经验时，《北妹》完全依循“自由秩序原理”。身体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资源（物质载体）。在通常情况下，女性身体往往被纳入性别政治身体范畴，成为资源身体的“他者”，对资源身体的还原则构成女性写作的最大内驱。在此意义上，自由秩序其实就是一种反秩序，反抗来自日常的软（道德、伦理、习俗）硬（规章、法律）两方面的制度安排。自由的深层运作，很可能滑入狂欢之境。巴赫金认为，“狂欢”具有节日的特

证，它就是指从日常生活秩序中逃逸出去的那部分快乐时间。《北妹》主人公钱小红的身体自由，涂满了狂欢的釉彩。她因与姐夫偷情事发，从乡村跑到县城招待所当服务员，但马上跟住店的“北方男人”发生性事。对钱小红来说，性事只为满足身体的原欲，她随便跟男人上床，却一丝一毫与性交易无涉，这就是她身体自由秩序的基本含义。后来她到发廊打工，再辗转到了S城，虽然工作几经变迁，但身体的自由行为却没有停止过，只要有条件，她想跟谁做就跟谁做，有时候没条件则自己创造条件做。她恣意纵情，语言粗野热辣却不乏智趣，爱说方言，不管嬉皮笑脸还是打情骂俏，无一不充满肉感。“我操”，“猪日的”，这是她的口头禅。盛可以赋予钱小红的语言，全面呈现了真实生活的质感，把读者带入特定的社会景观中，并且，在小说领域真正地消解了男权赋予女性的语言压力：那些闭抑的、篡改的、想当然的、虚构的，等等。钱小红那种不以为然的说话方式，充分契合了她不以为然的性态度，因此同样符合她身体管理的自由欲望原则。

也许，一切都是乳房惹的祸。乳房代表“第二性”。人们赞美乳房的哺育功能和美感，但男人们也不免垂涎乳房的性诱惑。北妹钱小红挺着一对让人着迷的丰乳，她的命运因此跟这对丰乳牵扯不清，自由及自由的败落都与它有染。“钱小红的胸，诚实点说，漂亮，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它的质地，手感是顶级棒的，悄悄看着，挺养眼。”钱小红对她的同伴李思江说：“嘻嘻，我姐夫的功劳。从十岁开始，我姐夫有机会就摸，搓，揉，十二岁姐夫就搞了我。”这是她对丰乳的一个解释。“有人说钱小红从小学开始搞对象，开始是跟高年级的男生搞，后来跟社会青年搞，她带男人回家干，床上总有湿濡印迹；夏天的夜晚，跟秉凉男人干，光天化日下，在电站排水的水泥管道里跟男人干。反正是搞得名声浪浪。”这是她身体自由史的源头。这一欲望的历险，终结于她的“乳腺增生”所导致的乳房之累。在S城，

钱小红的乳房一日大于一日，大到干脆堕入荒诞：“她实在扛不动了，扛不动身上这两个大米袋。”最后，她被自己的乳房压倒在地，陷入人群的围观中。小说结尾处写道：“钱小红咬着牙，低着头，拖着两袋泥沙一样的乳房，爬出了脚的包围圈，爬下了天桥，爬进了拥挤的街头。”小说结束了，钱小红的身体也已经改朝换代，这既是一出乳房“变形记”，也分明是一场自由的叛乱。《北妹》的文化目标、写作动机，显然不是为欲望而欲望、为自由而自由，钱小红的一系列欲望行为，其实都内在于她乳房之累的最终不自由，其批判功能恰好体现在盛可以对“乳腺增生”所作的荒诞变形——所谓荒诞，不就是对存在的歇斯底里的诅咒吗——这个笔锋一转，无情地暴露了钱小红巨大的身体自由的危机。

自由是人类之梦。自由的经济学意义在于节约文注成本。在身体的管理制度中，成本最大的无疑是对欲望、人性的压抑，而自由可以充分引导欲望奔跑，穿越某些文化禁忌成本，但也很可能忽略它自身的边界，酿成类似于乳房成为乳房之累的苦果。《北妹》中的乳房之累随于“乳腺增生”边界中，但这个“乳腺增生”的病根，是因为钱小红身体的过度自由而落下的，因此，显然不能理解成是受男权之手操控（比如，摸、搓、揉等）而落下的。即便是事实上作用于男权之手的结果，这只手也明显地服从于钱小红的自由行为主因。这是个主从关系。就此而言，《北妹》并不是一部反抗男权的作品。以男权为预设目标的对抗性写作的结束，正表明中国女性写作观念的进步。在此，盛可以超越了男女对抗，批评力度直指自由的限度，也就是说意在揭示自由本身的局限性。按照某些经典理论的解释，不难看出，钱小红的自由乃是受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和尼采的强力意志的双重欲望驱使。对欲望的深度剖析，利奥塔建立起一个力比多经济学模式，借以批判资本主义对资本的过度放任。“乳腺增生”就是钱小红过度放任自由的沉重代价。自由的确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字眼，它维护人本主义，超群体，超阶层，超国度。而在转型期中国文化证候中，人们才刚刚有能力想象自由的

诸多美好，当其时也，《北妹》对自由的质疑，其意义就不仅严肃，而且深刻，而且尤其深远了。

就在我们的时代，就在当下，对自由的质疑正在成为全球性话题。当美国安然、安达信、世界通信等公司丑闻迭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持续了20多年的西方放任自由主义是否还葆有生命力是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西方整个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正是哈耶克这位自由主义的头号人物。历史学家也普遍认为，自由市场与计划体制的交锋，贯穿了世界经济的20世纪，其结果就是哈耶克思想的普遍胜利。他的《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计划体制的不足，他的《自由秩序原理》则提供了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想象。经济学通过理性、效益教会人们选择，小说则通过形象思维、感性结构来反映人们的选择。尽管艺术不负责提供结论或可行性方案，但它能帮助人们思考。盛可以对钱小红身体管理制度的质疑，契合了全球性对西方经济治理结构的质疑，它表明：人类永远都处在对更好的文注制度的选择中。更为普遍的看法是，西方的自由市场危机，不会成为计划体制的遮羞布。这正如《北妹》中的钱小红的自由命运，也不会因为非自由价值取向的命运（比如北妹李思江、张为美等人的不幸人生）而贬值，因为作家在此不涉及道德判断，她仅就一种具有制度象征意味的行为本身发言。人类始终行走在自由的途中，执著于自由关怀并不时回过头来对自由进行反省。不管自由多么伟大，人类的价值还将体现在某种对自由的限定中。文学艺术也是这样，其使命之一，就是指出人类的限度，即揭示种种人类行为的局限性。盛可以将身体的批判，落脚于对作为一种制度的自由秩序的反思，在此意义上，《北妹》堪称女性文本的高峰之作，并且大大地超越了中国女性写作的美学边界。

《北妹》：社会底层“群芳图”

任晓雯

“北妹”是广东人叫法，指广东以北的女人，如上海人称“外来妹”，台湾人呼“大陆妹”，除了不加掩饰的地域歧视，更兼一个“妹”字，又添几分男性窥视的色情意味。

钱小红就是这样一位“北妹”，她来自湖南，操满口乡音，挺一对丰乳，在男性淫邪的目光里，在陌生城市冷暖自知的空气中，艰难地讨着生计。她的同乡女友李思江，以及后来在发廊、饭店、医院等处结识的各种颜色、不同性格的女人，共同组成了一幅社会最底层的“群芳图”。

她们是这样一群边缘人，经济上真正的无产者，除了劳力和身体一无所有；性别上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第二性，不断被男人玩弄和抛弃；在此双重压迫之外，背景出生又给予她们地域文化上的天然劣势。她们生存的价值，就在于生活的过程本身。

或许这就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盛可以一贯的写作冷峻清朗，《北妹》这部作品夹杂了大量的方言，句子也更有弹性，语言显得非常活泼。除此之外，情节的推动也十分流畅。对于这样一个底层题材，她不似有些知识分子居高临下，发些不着痛痒的感慨，也不像某类作家那般矫揉造作，极尽一惊一乍之能事。对于笔下的

人群，她采取平视的角度，同情但不纵容、理解而非毫无原则。

主人公钱小红因为少女时代和姐夫通奸，生就了一双巨乳，她离开家乡，到S城打工，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情之后，她的乳房开始继续增大，在小说的最后，送别了死党李思江，她终于被自己的巨乳拖垮。在这个现实而残酷的故事中，这是惟一的一笔超现实。

女人的乳房，是性和生命力的象征，在这篇小说中，钱小红的乳房也凝聚了这两重意味。她是各色男人眼中的“大波妹”，性文工具，是女人的眼中钉，并被所有人想当然地从良家妇女的行列中排斥了出去，从这方面看，乳房是她身为女性、忍受屈辱的缘由和标记；而另一方面，乳房所表征的蓬勃生命力，也体现在钱小红身上，相比懦弱无主见的老乡李思江，她有个性、有原则，绝不卖身，只为了自己的快乐做爱，她和很多底层人一样，具有坚不可摧的生命力，虽然在最后，她被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拖累得站不起身，但她还是“咬着牙，低着头，拖着两袋泥沙一样的乳房，爬出了脚的包围圈，爬下了天桥，爬进了拥挤的街道”。

面对文本，我讲的只能是这些；面对生活，我能讲的就更少。一个小说的生命力，会被过多的评论言语扼制，作为一位卓尔不群的女性作家，相信盛可以能够走得更高更远。

魔幻的乳房

吴 强

——
原本是十分写实主义的文本——

在其中，我们可以读到所有最贴近生活的东西，无论是在乡下农村、还是在县城，抑或在S城；无论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论是吃饭、工作、睡觉、甚至性交，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一种触手可及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不仅仅得益于作者所描写的内容：一个、两个打工妹，在陌生的环境中奋斗挣扎的历史，这种历史即便不是我们亲身经历，至少我们曾经道听途说，再或者，如果稍微有一些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也能够在街头、在身边、在一张张脸上所能够加以揣测的；这种亲切感更来自于作者精湛的文笔，那种叙述故事的能力，且不说那种行云流水的笔调本身就显示了对语言不凡的把握能力，单是那些弥散着生活气息的措辞几乎令人羡慕作者的阅历以及将这种阅历转换到纸上的能力。如果说对语言的把握和措辞的精到还是一件可以通过锻炼达到的事情，那么，小说中俯拾即是比喻则更凸显了一种难以模仿的才能，短小精悍、干净利落，决不夸张和矫揉造作，宛若灵光乍现。我差点忘了我从开头起要说的

本意，让我赶紧回到起初

——在百分之九十的篇幅之后，突然安上了一个魔幻主义的尾巴。小说本来的结构就呈现一种回环往复：从女主人公钱小红一对并非来自遗传、可是却“两座山峰一样”的乳房开始，到变成异乎寻常、“两袋泥沙一样”的乳房结束。现实的乳房，经过生活的历练，居然成长为魔幻的乳房。

二

魔幻的乳房似乎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写作焦虑：

作者一直试图不动声色地叙说——有声有色的只是那些生动的语言、那些构筑小说大厦的材料；绘声绘色的只是那些牵扯到性的说法、情节，即便写到性，作者也都是尽量点到为止，并不渲染。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作者在表达，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可是，这种叙说在女主人公命运的坎坷之后，突然变得高昂起来，作者似乎突然想站出来，站到读者面前来，来说明她想要说明的东西。作者在她的文本后面隐忍了许久、隐忍了大约十四万字，作者突然担心读者会迷失在她的文本之中，因为这个文本讲述一个个并不惨烈的故事时太行云流水了：它不够艰涩，它不够曲折，它似乎如同一马平川的河道，没有明礁暗礁挺立水面，没有流水能够激荡拍打，同时引起读者内心的汹涌澎湃。因此，作者突然让她的女主人公长出一对魔幻的乳房。起初，这对乳房还在正常允许的范围之内，要知道原本这对蓬勃的乳房曾经是钱小红无往而不利“武器”。医生做了透视之后表示，只不过是“乳腺增生”，一种很平常的、几乎可以忽略的疾病，可是这种疾病迅速越过了正常的范围。它们甚至将钱小红拖垮，把钱小红变成一个被围观的怪物。

可是作者要表达的，或者说作品要表达的，或者再进一步说，作品所表达的究竟是怎样的焦虑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焦

虞？

三

解读这种焦虑需要冒一定的风险，如果碰上作者表示自己并无此意尤其如此。这就好比辩护律师在为被告寻找无罪的理由，被告突然全盘推翻一样。好在作品既然问世，就只能让别人来说三道四了，就像钱小红到了S城之后、再回家乡的时候，都只能让别人说三道四一样。

钱小红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女性，她做的一切都表明了她的不断进取之心。她坚决、果敢、当机立断、敢做敢为。我们跟着她一起到S城这个陌生的城市、在陌生的人群中做陌生的冒险。从物质上来讲，虽然她混得并不十分成功，但至少不是混差，甚至她还曾经因为物质的满足而引发了精神提升的需求。她的冒险过程中总离不开男性的出现，男性出现的视野中又总离不开钱小红的女性资本：那对硕大的乳房。然而，钱小红从来没有过运用自己的乳房去为自己谋利益，从来没有把它们作为达成目的的工具；相反，在一切有可能被作为交换的时候，钱小红都拒绝了。这种拒绝因为旁边许多人的不拒绝而显得分外珍贵。钱小红的乳房从来都只是用来取悦自己，只是在她自己也有需求的时候，她才会奉献她的身体。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叫做奉献了，而只是享受。这种享受甚至就如同钱小红享受生活、享受新鲜的城市一样自然。她曾经有过渴慕，有过贪恋，甚而有对家庭的朦胧温情，一旦有了这种愿望，钱小红都不约束自己、不压抑自己。男人看中钱小红的乳房，钱小红看重自己的感情。

以色列人，能得几多好？这是许多文学题材反复表达的题材，钱小红的故事中也不例外：既有和有妇之夫欢好，怀孕之后被弃之不顾的李思江，也有卖淫赚钱、却被谋杀的朱丽野，更不用提丈夫

有外遇之后受冷落的吴樱和替他人生孩子赚钱的张为美——所有这些女性都并不幸福，因为她们运用她们的女性资本，只能够获得一时的利益，这种利益建筑在流沙之上，随时都会飘散。可是，钱小红并没有那样啊，钱小红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但是，钱小红照旧被欺负，被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被亲近的人，被所有的人。

四

因此，作者的焦虑是来源于生活的焦虑：即便女性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即便不将女性的（身体）资本用作交换的工具，女性还是避免不了在这个社会中不幸的命运；这种不幸的来源多种多样，你无法将之归纳为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因为这个人、这件事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有道理的逻辑在运转。当你找不到谴责的对象的时候，这种痛苦才趋于最大化，因为这就是世界！在小说中，我们甚至看到，一贯保持乐观的钱小红，在这种对外在的谴责没有渠道发泄的时候，便转而郁积在自己的心胸中，充塞、膨胀，乃至变为毒瘤。魔幻的乳房，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魔幻的痛苦——说它魔幻，因为它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够对付和排解的。

我不想人们觉得，经过我这样的解读之后，《北妹》只不过是一份新时代的“女性主义”宣言书。不，作者并没有这样地说过，作者所想要传达的只是一种压抑的无奈——这种无奈在生活中难以排解，是这样的生活造成了这样的无奈，哪怕冒险，哪怕乐观，哪怕沉浸性爱，哪怕无所事事，都难以排解。